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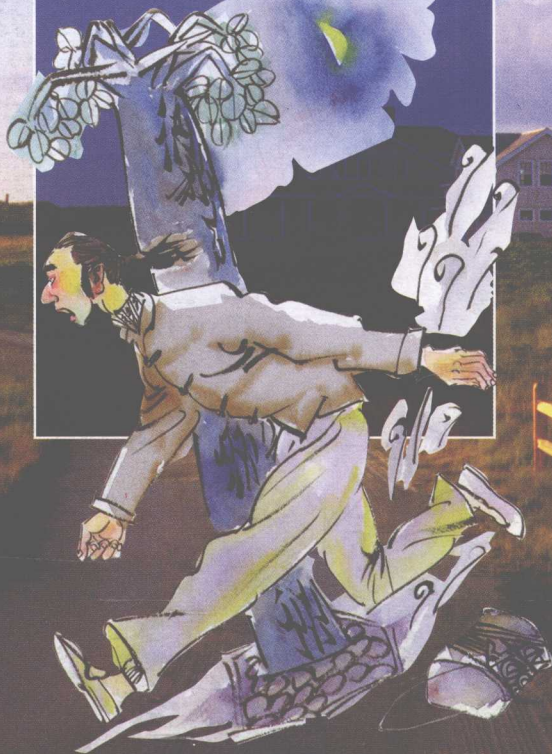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故事会

怪诞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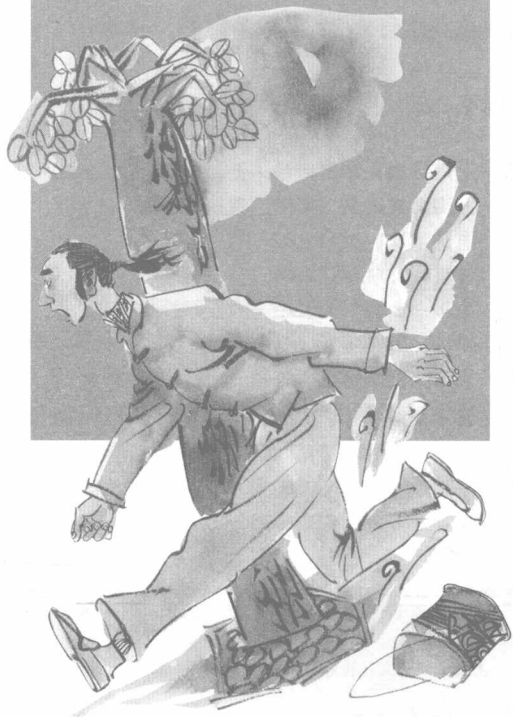
®
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怪诞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

上海文艺出版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诞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09.7初版
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266-3

I. 怪... II. 故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8898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 名: 怪诞故事

主 编: 何承伟

编 委: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

责任编辑: 鲍 放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4173007

传真: 021-64172001

地址: 上海市瞿溪路1365弄3号3楼

邮编: 200032

印 刷: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**新华书店**

版 次: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70×960 32开 印张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266-3/G·078

定 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. 021-69211091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223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目 录

匪夷所思

- 猴爪 2
独臂村 6
寻访鬼镇 10
儿时的凶器 15
女房东 18
恐怖的复活 24

啼笑皆非

- 美女加工厂 29
我有法眼 32
教授的发明 36
魔术师的报复 40

歪打正着

- 好运波克 44
菲拉的磨难 46
不死的富翁 50
打不碎的鸡蛋 54
预约死亡 57
隐身人 61

心魔游戏

- 阿拉巴马州的魔鬼 65
招聘小偷 69
心想事成 73
性格演员 76
死亡点球 80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心中的魔鬼 | 83 |
| 最后一枚筹码 | 89 |
| 日本新娘 | 94 |
| 魔鬼送来的盒子 | 97 |

奇思妙想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人头移植 | 103 |
| 电脑帮你谈恋爱 | 108 |
| 神奇的波比 | 112 |
| 这伙劫匪真倒霉 | 117 |

怪味之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超重一公斤 | 122 |
| 生死官司 | 125 |
| 致命病菌 | 130 |
| 天堂里的夫妻钟 | 134 |
| 该死的备忘卡片 | 138 |
| 非凡誓言 | 142 |
| 经纪人的浪漫史 | 147 |
| 身不由己 | 150 |

匪夷所思

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,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。



猴 爪



这是一个寒冷而潮湿的夜，在雷克斯纳姆别墅的小客厅里，窗帘已经拉上，炉火熊熊，老怀特一家三口和远道而来的老朋友莫里——一个二十一年来一直待在印度的军士长，四个人坐在炉边，谈天说地。

很快，话题便集中到了印度猴爪的奇闻上来。这时，只见军士长用手在口袋里摸索着，掏出了一样东西，说：“就是这玩意儿，看上去它只是一个平常的猴爪，已经干瘪成了木乃伊。据说，有一位老托钵僧给它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符咒，于是它就有了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凡是得到它的人，只要许三个愿望，都能在以后实现。我只是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成为它的新主人。不过，可以告诉你们的是，我提出的三个愿望也都实现了。”

“你已经实现了三个愿望，眼下它对你没用了。好朋友，把它给我吧？”老怀特好奇地拿过猴爪，“你是怎样祝愿的？”

军士长神情严肃起来，认真地说：“右手拿起猴爪，大声祝愿。可我警告你，如不正当使用，后果严重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它，现在就扔进火里。”可老怀特摇摇头，把猴爪放进了口袋。

此时夜已经很深，军士长起身走了。老怀特拿出猴爪，一家人看着这个古怪的东西，对军士长所说的话半信半疑。他们想起为买房子还欠着两百英镑，老怀特郑重其事地拿着猴爪，大声地说：“我愿得到两百英镑。”

儿子在一旁“格格格”笑了，但笑声很快便被老怀特战栗的叫喊声打断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猴爪动了啦！”他手一抖，猴爪落在了地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怀特还心有余悸：“我祝愿的时候，它像条蛇一样在我手里扭动。”妻子和儿子忙奔过来安慰他。

此时，风越刮越猛，楼上的门“砰砰”作响，一种异常沉闷的寂静笼罩着全家三口人。

第二天阳光明媚，昨晚的恐惧心理渐渐消逝了，一家三口坐在明亮的早餐桌上，互相逗着乐，老怀特成了嘲笑的对象。可是老怀特仍固执地认为，猴爪的确在他手里扭动过。早餐吃得很愉快，直到儿子要上班了，笑声还是一直持续不断……

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一个陌生人“咚咚咚”敲开了老怀特家的门，沉重地对老怀特说，他们的儿子上班时被机器卷住，受了重伤，不治身亡。听到这一噩耗，老两口像被雷电击中一样，呆立良久，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唯一的儿子会被死神夺走。可是来人还在继续说着：“……公司考虑到你们的儿子为公司效过力，愿意赠送你们一笔款子作为补偿。”老怀特恐惧地注视着来客，哆嗦着问：“多少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两百英镑。”

妻子一听尖叫起来，老怀特像木头那样倒在地上，他万万没想到是这样得到了许愿的两百英镑！

儿子埋葬在离家大约两英里的墓地里。老两口回到沉浸在阴影和寂静中的房子里，欢乐消逝了，日子漫长而无聊，令人厌倦。

这样过了一个星期。

一天夜里，老怀特突然被妻子一阵狂暴的喊声惊醒：“猴爪，猴爪！我要它，你没有把它毁掉吧？”

“在客厅的托架上。”老怀特回答道，他感到很惊奇，“你要它干什么？”

妻子又哭又笑，简直歇斯底里：“再祝愿一次吧！快去把它拿来，祝愿咱们的儿子复活，我的儿子！”

妻子叫嚷着，逼老怀特拿来了猴爪。老怀特感到非常恐惧，但一看到妻子失血的脸上满是期待的神色，知道说服不了她。

终于，他举起了右手：“我祝愿我的儿子复活。”

猴爪“啪”掉在地上，老怀特战战兢兢地瞅着它，哆哆嗦嗦地倒在椅子上，他妻子则站在窗口向外窥视。烛台上，燃烧的蜡烛头不断地向天花板和墙上投下跳动的影子，直到烛火猛烈摇曳了一下，熄灭为止。

猴爪失灵了吧？老怀特松了一口气。老两口躺回床上，静静倾听“滴滴答答”的钟声。

老怀特鼓起勇气，起了床，划亮一根火柴下楼去拿蜡烛。在楼梯脚下，火柴熄灭了，他停下来再划一根。就在这同一时刻，前门发出了一下敲击声，声音是那么轻，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火柴从老怀特手上掉下来，他吓得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呼吸也停住了，直到又听见了敲门声，他才醒过神来，转身飞快地跑回房间，关上身后的门。

这时候，敲门声响彻了整幢房子。

“是儿子！我刚才忘了，坟地在两英里以外，儿子走回家也要半个时辰哩，我得去开门！”妻子尖叫着从床上跳起来，下楼朝

门口跑去。

老怀特抓住她的胳膊，紧紧抱住她：“看在上帝面上，别让他进来。”

“你害怕自己的儿子？”妻子挣扎着，“让我去。”她直朝门口喊：“我来了，儿子！我来了！”

又是一下敲门声，跟着又是一下。

老怀特听见门链“格格”地响，底下的插销已经被冲到门口的妻子费力地从插孔里拔了出来。接着他听到妻子在喊他：“老头子，快来，上面的插销我够不着。”

此刻，老怀特趴在地上，疯狂地搜寻着那个猴爪，一连串猛烈的敲门声在房子里回荡，当妻子在过道里把椅子靠门放下时，他听见椅子发出的摩擦声，听见妻子将上面插销费力拔出的“吱嘎嘎”声。

就在这时，他找到了猴爪，立刻低声说出了第三个、也是最后一个愿望：“儿子，你回去吧！”

敲门声突然消失了。

房门打开了，一阵冷风冲进来，妻子发出一串长长的失望而痛苦的哀号。老怀特鼓起勇气跑到她身旁，朝门外看：闪烁不定的街灯照射在寂静荒凉的大路上，外面什么也没有……

(廖雪梅 改编)

(题图：箭 中)

独臂村



有个医生很喜欢打猎，有一天，他扛着猎枪独自来到大森林，七转八转迷了路，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。

医生知道，在这地方迷路可不是好玩的，一到夜晚必死无疑，于是他急得四处奔走，想找到一户人家问问路。

突然，从背后伸来一只手，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同时夺去了他手里的猎枪。医生回头一看，是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，吓得浑身哆嗦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那汉子虎着脸，大声问道：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，是不是又来拉选票？”

医生连连摇头：“不、不、不！我是打猎的，只是迷了路。”

那汉子似信非信，把医生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：“不管你是

干什么的，你得去见我们村长。”

医生知道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只好听天由命，便跟着那汉子走了。

路上，他问汉子：“请问大哥，你们是哪个村的？”

汉子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独臂村！”

“独臂村？”医生心想，山里人真怪，什么名不好叫，干啥起这么个难听的村名？谁知到了村里一看，他才发现，这里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个个都只有一只左胳膊，右肩膀以下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手臂。

由此看来，独臂村倒也名副其实。可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天灾，是人祸，还是……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医生正疑惑着，那汉子将他领进一座木楼，见到了村长。医生连忙向村长通报自己的姓名、职业以及因进山打猎而迷路的经过。

村长听完，马上吩咐家人招待医生吃饭。

医生这时也确实感到肚子很饿了，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正吃饭时，从旁边木楼里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叫喊声，医生问村长：“有人生病了吗？”

村长叹了口气说：“那是我女儿，她去年结婚，现在要生孩子了，可肚子疼了一天一夜，还没有生下来，一家人正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。”

医生草草吃完饭，洗洗手说：“村长，领我去看看你女儿好吗？也许我能帮上一点忙。”

村长说：“能帮忙那当然好，但我们村里有些特殊的风俗，你别介意，更不能多管闲事……”

医生忙说：“村长，你放心，我是个医生，只管救死扶伤，不管闲事！”

村长双手合十举过头顶，向医生施礼，并且连连说：“谢天谢

地,谢天谢地!”然后便领医生去他女儿家。

医生毕竟有本事,经过一番努力之后,婴儿终于生下来了,是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。

医生一看,小男孩的两只小胳膊完好无缺,这使他想起了进村时看到的那些没有右臂的孩子。显然,他们的畸形不是天生的,究竟出于什么原因,待会儿得向村长打听清楚。

他正这么想着,只见有人抱起婴儿下楼去了,他本想制止,但想到村长事先的交待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不一会儿,只听从楼下传来婴儿异乎寻常的哭声,而且孩子一哭,产妇也哭。医生急忙探头朝外望,只见楼下门外聚着一群男人,把婴儿的右臂拉得笔直,有一个人用刀子将整条胳膊齐肩头砍了下来……

医生惊得目瞪口呆,突然明白了独臂村的由来。作为一个医生,他见过许多血淋淋的肢体,但看到这样的手术,还是吓得汗毛倒竖,浑身打颤,眼前一黑就晕倒了。

等苏醒过来时,他已在村长家里了。

村长微笑着说:“多谢医生救了我女儿的命。”

医生忍不住问道:“村长,我真不明白,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弄成残废?”

村长苦笑了一下,说:“大夫,你不懂,这是我们村非同一般的风俗,不这样,怎么叫独臂村?”

医生激动了:“什么鬼风俗!我从未见过这么残忍又这么野蛮的风俗!你为什么不缺胳膊?跟你年龄相近的人为什么双臂齐全?由此证明这一风俗并非古来有之,你是一村之长,为什么对这种风俗不设法废除,而任其残害下一代呢?”

村长摇摇头:“不,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我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呀!”

“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?”

村长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选过议员吗？我当村长后已经选过好几回了。每次都有人来拉选票，他们答应做这做那，保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同享幸福……目的是让大伙选他们。可是，他们一旦当上议员，就开始出卖灵魂，变成了表决机器，一心牟取私利，早把老百姓的饥寒死活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你说我们气不气愤？为此，我们全村开了几天会，最后决定：在我们村里，不管谁家生孩子，一出娘胎就得砍掉右臂，只留下左臂干活谋生，免得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去举手投票，不让那些王八蛋借我们的手抬他们上台去做什么议员！大夫，你能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病，却不一定能治好我们的心病。再说，这是全村人定下的规矩，我能推翻得了吗？”

医生听完，傻了眼。

（作者：克立·巴莫；讲述者：吴文昶）

（题图：箭 中）

寻访鬼镇



阿布迪斯是一名警察，性格开朗豪爽，待人热情。退休后，他驾着一辆老爷车周游全国，不亦乐乎。

这天，他来到一个名叫卡留尔的城市，在酒店吃饭时，向邻座打听附近有什么地方奇特好玩，值得一游。邻座沉吟片刻，说：“离这儿二十多公里，有一个小镇，十六年前，一场奇怪的瘟疫夺走了镇上五十多条生命，其余的幸存者便纷纷离开这里，只有老镇长不愿离开，在镇上开了家酒店。听说那五十多个冤魂经常回镇上闹腾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大家都叫它鬼镇。”

阿布迪斯听了心头一动：活了六十年，还没见过鬼哩！这次倒要见识见识。邻座劝他：“先生，您最好别去那儿，万一被鬼魂缠上，那就麻烦了。”阿布迪斯谢了邻座的好意，但他执意要去鬼

镇瞧瞧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阿布迪斯准备就绪，便驾车开往鬼镇。出城没多远，四处突然浓雾弥漫，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就在这时，阿布迪斯突然听见路边的密林中传出一阵阵尖叫声：“救命啊！”他一听是女人的声音，便毫不犹豫地停车，拔出手枪，冲入林子。

林中浓雾重重，阿布迪斯提着心悬着胆，额头上冷汗直冒，握枪的手也是潮乎乎的。他搜寻了老半天，总算在一棵大树下看到了三个人：两名男子正拿着匕首，一步步逼向一个娇丽的金发姑娘。

阿布迪斯大怒道：“混蛋，住手！”

那两个歹徒一惊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了阿布迪斯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老东西，快滚开，不然有你好瞧的！”

阿布迪斯端着枪，口气严厉地说：“都给我举起手来，不然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歹徒哪服这一套，凶神恶煞地向阿布迪斯扑来。阿布迪斯冷笑一声，“砰”对着其中一个家伙开了一枪。可是枪声刚落，咦，那家伙突然像蒸发了一般，不见了。再一看，另一名歹徒也不见了。更怪的是，那姑娘居然也无影无踪了。阿布迪斯惊呆了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难道他们都是鬼魂？

阿布迪斯走出密林，来到公路上，发现他那辆老爷车也不见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虽然那车又破又旧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但毕竟是自己心爱的东西，莫名其妙地丢了，他心疼得不得了。

车没了，阿布迪斯只好步行，等他走到鬼镇，已经是中午时候了。阿布迪斯打量一下，镇子不大，零零落落的一些老式房子，全都东倒西歪、破旧不堪。说来也怪，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，忽然间阴云密布，还不时刮来阵阵冷嗖嗖的凉风。街上行人不多，偶尔能看见几辆车子驶过，瞧这些人的神情，大概也跟阿布迪斯一样，是来鬼镇旅游的。

此刻，阿布迪斯又饿又累，他找到了那位老镇长开的酒店。